

合肥縣志卷第二十一

賜進士出身廬州府合肥縣知縣左輔纂修

人物傳第一

魏

劉整鄭像嘉平六年鎮東將軍毋邱儉上言昔諸葛恪圍合肥新城城中遣士劉整出圍傳消息爲賊所得考問所傳語整曰諸葛公欲活汝汝可具服整罵曰死狗此何言也我當必死爲魏國鬼不求苟活逐汝去也欲殺我者便速殺之終無他辭又遣士鄭像出城傳消息或以語恪恪遣馬騎尋圍跡索得像還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一

四五人的頭面縛將繞城表敕語像使大呼言大軍已還洛不如早降像不從其言更大呼城中曰大軍近在圍外壯士努力賊以刃築其口使不得言像遂大呼令城中聞知整像爲兵能守義執節子弟宜有差異詔追賜整像爵關中侯各除士名使子襲爵

國志

陳

任忠字奉誠小名蠻奴汝陰人也少孤微不爲鄉黨所齒及長譎詭多計略膂力過人尤善騎射州里少年皆附之梁鄱陽王蕭範爲合州刺史聞其名引置

左右侯景之亂忠率鄉黨數百人隨晉熙太守梅伯龍討景將王貴顯於壽春每戰却敵會士人胡通聚眾寇抄範命忠與主師梅思立并軍討平之仍隨範世子嗣率眾入援會京城陷旋戍晉熙侯景平授蕩寇將軍王琳立蕭莊署忠爲巴陵太守琳敗還朝遷明毅將軍安湘太守仍隨侯瑱進討巴湘累遷豫寧太守衡陽內史華皎之舉兵也忠預其謀及皎平高宗以忠先有密啓於朝廷釋而不問太建初隨章昭達討歐陽訖於廣州以功授直閣將軍遷武毅將軍廬陵內史秩滿入爲右軍將軍五年眾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於大岷逐北至東關仍克東西二城進軍蘄譙竝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郭進克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呂梁之喪師也忠全軍而還尋詔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緣淮眾軍進號寧遠將軍霍州刺史入爲左衛將軍十一年加北討前軍事進號平北將軍率眾步騎趣秦郡十二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平南將軍南豫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眾爲援忠大破之生擒延貴後主嗣位進號鎮南將軍給鼓

吹一部入爲領軍將軍加侍中改封梁信都郡公邑三千戶出爲吳興內史加秩中二千石及隋兵濟江忠自吳興入赴屯軍朱雀門後主召蕭摩訶以下於內殿定議忠執議曰兵家稱客主異勢客貴速戰主貴持重宜且益兵堅守宮城遣水軍分向南豫州及京口道斷寇糧運待春水長上江周羅暉等眾軍必浴流赴援此良計矣眾議不同因遂出戰及敗忠馳入臺見後主言敗狀啓云陛下唯當具舟楫就上流眾軍臣以死奉衛後主信之敕忠出部分忠辭云臣處分訖卽當奉迎後主令宮人裝束以待忠久望不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二

至隋將韓擒虎自新林進軍忠乃率數騎往石子岡降之仍引擒虎軍共入南掖門臺城陷其年入長安隋授開府儀同三司卒時年七十七子幼武官至儀

同三司 陳書

唐

任瓌字璋廬州合肥人父七寶陳將忠之弟爲陳定遠太守瓌早孤忠撫愛甚每日吾子雖多庸係耳所以寄門戶者瓌也年十九試守靈溪令遷衡州司馬都督王勇盡以州務屬瓌陳亡瓌勸勇據嶺外立陳後輔之勇不從以地降隋瓌棄官去仁壽中調韓城

尉未幾罷高祖討捕於汾晉瓌上謁轅門承制署河東縣戶曹高祖之晉陽畱隱太子託之義師起瓌至龍門請見高祖曰隋失其政四海羣沸吾以外戚據重任不忍坐觀其亡晉陽天下用武處兵精馬彊今率之將厭國難公將家子智算練達論吾此舉其濟乎瓌曰今主政殘酷兵役不止天下之人思見拯亂與之息肩公天付神武杖順而起軍令嚴明所下城邑無秋毫之犯關中起兵者跣踵而待擁義師迎眾欲何不濟哉瓌在馮翊久悉其人情願爲一介使人關宣布威靈以收左輔繇梁山濟河直趣韓城逼郃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四

陽徇朝邑蕭造文吏勢當自下次招諸賊然後鼓行而前據永豐積眾雖未得京師關中固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乃授銀青光祿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步騎六千趣梁山以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閩外事與任瓌籌之旣而賊孫華白玄度等果降且具舟于河以濟師瓌行說下韓城與諸將進擊飲馬泉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畱宿永豐倉高祖卽位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攻新安瓌拒破之以功封管國公秦王東討瓌從至邙山主水運餉軍關東平爲河南安撫大使王世辯以徐州降瓌瓌至宋州會

徐園朗反副使柳濬勸退保汴瓌笑曰公何却老將居邊久自當有計俄而賊陷楚邱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鄆陵領諸州豪質子百餘守之濬曰樞等故世充將且諸州質子父兄皆反柰何令保城瓌不答樞至則分質子與土人合隊賊近質子稍叛樞卽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是皆賊子弟安可與守乎樞因聽諸隊殺質子梟首門外瓌陽怒曰去者遣招慰何乃殺之退謂濬曰固知崔樞辦之縣殺賊子爲怨己大人今自爲戰矣園朗攻虞城不能拔賊平遷徐州總管仍爲大使輔公柘反詔以兵自揚子津濟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五

江討之公柘平拜邗州都督遷陝州瓌弟璨爲隱太子典膳監太子廢璨得罪瓌亦左授通判都督貞觀四年卒瓌歷職有功然補吏多爲親故人私至負勢賊請瓌知不甚禁遏世以此譏之瓌卒時有司以在外對仗白奏太宗怒曰昔杜如晦亡朕不能事者數日今瓌喪所司不以狀言豈朕意乎有如朕子弟不幸死當此奏邪自是大臣喪遂不對仗奏云

新唐書

萬敬儒廬州人三世同居喪親廬墓刺血寫浮屠書斷手二指輒復生州改所居曰成孝鄉廣孝聚大中

時表其家

新唐書

五代

惕行密字化源廬州合肥人也爲人長大有力能手舉百斤唐乾符中江淮羣盜起行密以爲盜見獲刺史鄭棨奇其狀貌釋縛縱之後應募爲州兵戍朔方遷隊長歲滿戍還而軍吏惡之復使出戍行密將行過軍吏舍軍吏陽爲好言問行密行何所欲行密奮然曰惟少公頭爾卽斬其首攜之而出因起兵爲亂自號八營都知兵馬使刺史郎幼復棄城走行密遂據廬州中和三年唐卽拜行密廬州刺史淮南節度使高駢爲畢師鐸所攻駢表行密行軍司馬行密率

兵數千赴之行至天長師鐸已因駢召宣州秦彥入揚州行密不得入屯于蜀岡師鐸率眾數萬出擊行密行密陽敗棄營走師鐸兵飢乘勝爭入營收軍實行密反兵擊之師鐸大敗單騎走入城遂殺高駢行密聞駢死縞軍向城哭三日攻其西門彥及師鐸奔子東塘行密遂入揚州是時城中倉廩空虛飢民相殺而食其夫婦父子自相牽就屠賣之屠者剗剔如羊豕行密不能守欲走而蔡州秦宗權遣其弟宗衡掠地淮南彥及師鐸還自東塘與宗衡合行密閉城不敢出已而宗衡爲偏將孫孺所殺孺攻高郵破之

行密益懼其客袁襲曰吾以新集之眾守空城而諸將多駢舊人非有厚恩素信力制而心服之也今儒兵方盛所攻必克此諸將持兩端因彊弱擇嚮背之時也海陵鎮使高霸駢之舊將必不爲吾用行密乃以軍令召霸霸率其兵入廣陵行密欲使霸守天長襲曰吾以疑霸而召之其可復用乎且吾能勝儒無所用霸不幸不勝天長豈吾有哉不如殺之以并其眾行密因犒軍擒霸族之得其兵數千已而孫儒殺秦彥畢師釋并其兵以攻行密行密欲走海陵襲曰海陵難守而廬州吾舊治也城廩完寔可爲後圖行

密乃走廬州久之未知所嚮問襲曰吾欲卷甲倍道西取洪州可乎襲曰鍾傳新得江西勢未可圖而秦彥之入廣陵也召池州刺史趙錚委以宣州今彥且死錚失所恃而守宣州非其本志且其爲人非公敵此可取也行密乃引兵攻錚戰于蜀山大敗之進圍宣州錚棄城走追及殺之行密遂入宣州龍紀元年唐拜行密宣州觀察使行密遣田頔安仁義李神福等攻浙江取蘇常潤州二年取滁和州景福元年取楚州孫儒自逐行密入廣陵久之亦不能守乃焚其城殺民老疾以餉軍驅其眾渡江號五十萬以攻行

密諸將田頽劉威等遇之輒敗行密欲走銅官其客戴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擒也劉威亦曰閉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行密以爲然久之儒兵飢又大疫行密悉兵擊之儒敗被擒將死仰顧見威曰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其可敗邪行密收儒餘兵數千以皐衣蒙甲號黑雲都常以爲親軍是歲復入揚州唐拜行密淮南節度使乾寧二年加檢校太傅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密以田頽守宣州安仁義守潤州昇州刺史馮弘鐸來附

分遣頽等攻掠自淮以南江以東諸州皆下之進攻蘇州擒其刺史成及四年兗州朱瑾奔于行密初瑾爲梁所攻求救于晉晉遣李承嗣將勁騎數千助瑾瑾敗因與俱奔行密行密兵皆江淮人淮人輕弱得瑾勁騎而兵益振是歲梁太祖遣葛從周龐師古攻行密壽州行密擊敗梁兵清口殺師古而從周收兵走追至渾河又大敗之五年錢鏐攻蘇州及周本戰於白方湖本敗蘇州復入于越天復元年遣李神福攻越戰臨安大敗之擒其將顧全武以歸二年馮弘鐸叛襲宣州及田頽戰于曷山弘鐸敗將入于海行

密自至東塘邀之使人謂弘鐸曰勝敗用兵常事也
一戰之衄何苦自棄于海島吾府雖小猶足容君弘
鐸感泣行密從十餘騎馳入其軍以弘鐸歸爲節度
副使以李神福代弘鐸爲昇州刺史是歲唐昭宗在
岐遣江淮宣諭使李儼拜行密東面諸道行營都統
檢校太師中書令封吳王三年以李神福爲鄂岳招
討使以攻杜洪荆南成汭救洪神福敗之于君山梁
兵攻青州王師範來求救遣王茂章救之大敗梁兵
殺朱友寧友寧梁太祖子也太祖大怒自將以擊茂
章兵號二十萬復爲茂章所敗田頵叛襲昇州執李

神福妻子歸于宣州行密召神福以討頵頵遣其將
王壇逆之又遣神福書以其妻子招之神福曰吾以
一卒從吳王起事今爲大將忍背德而顧妻子乎立
斬其使以自絕軍士聞之皆感奮行至吉陽磯頵執
神福子承鼎以招之神福叱左右射之遂敗壇兵于
吉陽行密別遣臺濛擊頵頵敗死初頵及安仁義朱
延壽等皆從行密起微賤及江淮甫定思漸休息而
三人者皆猛悍難制頗欲除之未有以發天復二年
錢鏐爲其將許再思等叛而圍之再思召頵攻鏐杭
州垂克而行密納鏐賂命頵解兵頵恨之頵嘗計事

廣陵行密諸將多就顓求賂而獄吏亦有所求顓怒曰吏欲我下獄邪歸而遂謀反仁義聞之亦反焚東塘以襲常州常州刺史李遇出戰望見仁義大罵之仁義止其軍曰李遇乃敢辱我如此其必有伏兵遂引軍却而伏兵果發追至夾岡仁義植幟解甲而食遇兵不敢追仁義復入潤州行密遣王茂章李德成米志誠等圍之吳之軍中推朱瑾善槊志誠善射皆爲第一而仁義常以射自負曰志誠之弓十不當瑾槊之一瑾槊之十不當仁義弓之一每與茂章等戰必命中而後發以此吳軍畏之不敢近行密亦欲招

降之仁義猶豫未決茂章乘其怠穴地道而入執仁義斬於廣陵延壽者行密夫人朱氏之弟也顓及仁義之將叛也行密疑之乃陽爲目疾每接延壽使者必錯亂其所見以示之嘗行故觸柱而仆朱夫人扶之良久乃蘇泣曰吾業成而喪其目是天廢我也吾兒子皆不足以任事得延壽付之吾無恨矣夫人喜急召延壽延壽至行密迎之寢門刺殺之出朱夫人以嫁之天祐二年遣劉存攻鄂州焚其城城中兵突圍而出諸將請急擊之存曰擊之復入則城愈固聽其去城可取也是曰城破執杜洪斬于廣陵九月梁

兵攻破襄州趙匡凝奔于行密十一月行密卒年五十四諡曰武忠子渥立溥僭號追尊行密爲太祖武皇帝陵曰興陵

渥字承天行密長子也行密病出渥爲宣州觀察使右衙指揮使徐溫私謂渥曰今玉有疾而出嫡嗣必有姦臣之謀若他日召子非溫使者慎無應命渥涕泣謝溫而去行密病甚命判官周隱作符召渥隱慮渥幼弱不任事勸行密用舊將有威望者代主軍政乃薦大將劉威行密未許溫與嚴可求入問疾行密以隱議告之溫等大驚遽詣隱所計事隱未出而溫

見隱作召符猶在案上急取遣之渥見溫使者乃行行密卒渥嗣立召周隱罵曰汝欲賣吾國者復何面目見楊氏乎遂殺之以王茂章爲宣州觀察使渥之入也多輦宣州庫物以歸廣陵茂章惜而不與渥怒命李簡以兵五千圍之茂章奔于錢塘天祐三年二月劉存取岳州四月江西鍾傳卒其子匡時代立傳養子延規怨不得立以兵攻匡時渥遣秦裴率兵攻之九月克洪州執匡時及其司馬陳象以歸斬象于市赦匡時以秦裴爲江西制置使梁太祖代唐改元開平渥仍稱天祐鄂州劉存岳州陳知新以舟師伐

楚敗於瀏陽楚人執存及知新以歸楚王馬殷素聞其名皆欲活之存等大罵殷曰昔歲宣城脫吾刃下今日之敗乃天亡我我肯事汝以求活邪我豈負楊氏者殷知不可屈乃殺之岳州復入于楚初渥之入廣陵也畱帳下兵三千於宣州以其腹心陳璠范遇將之既入立惡徐溫典牙兵召璠等爲東院馬軍以自衛而溫與左衛都指揮使張顥皆行密時舊將又有立渥之功共惡璠等侵其權四年正月渥視事璠等侍側溫顥擁牙兵入拽璠等下斬之渥不能止由是失政而心憤未能發溫等益不自安五年五月溫

顥共遣盜入寢中殺渥渥說羣盜能反殺溫等者皆爲刺史羣盜皆諾惟紀祥不從執渥縊殺之時年二十三諡曰景弟隆演立溥僭號追尊渥爲烈宗景皇帝陵曰紹陵

隆演字鴻源行密第二子也初名瀛又名渭初溫顥之弑渥也約分其地以臣于梁及渥死顥欲背約自立溫患之問其客嚴可求可求曰顥雖剛愎而諳於成事此易爲也明日顥列劍戟府中召諸將議事自大將朱瑾而下皆去衛從然後入顥問諸將誰當立者諸將莫敢對顥三問可求前密啓曰方今四境多

虞非公主之不可然恐爲之太速且今外有劉威陶雅李簡李遇皆先王一等人也公雖自立未知此輩能降心以事公否不若輔立幼主漸以歲時待其歸心然後可也顥不能對可求因趨出書一教內補中率諸將入賀諸將莫知所爲及出教宣之乃渥母史氏教言楊氏創業艱難而嗣王不幸隆演以次當立告諸將以無負楊氏而善事之辭旨激切聞者感動顥氣色皆沮卒無能爲隆演乃得立顥由此與溫有隙諷隆演出溫潤州可求謂溫曰今捨衛兵而出外郡禍行至矣溫患之可求因說顥曰公與徐溫同受

顧託議者謂公奪其衛兵是將殺之於外信乎顥曰事已行矣安可止乎可求曰甚易也明日從顥與諸將造溫可求陽責溫曰古人不忘一飯之恩况公楊氏三世之將今幼嗣新立多事之時乃求居外以苟安乎溫亦陽謝曰公等見畱不願去也由是不行行軍副使李承嗣與張顥善覺可求有附溫意諷顥使客夜刺殺之客刺可求不能中明日可求詣溫謀先殺顥陰遣鍾章選壯士三十人就衙堂斬顥因以弒渥之罪歸之溫由是專政隆演備位而已六月撫州危全諷叛攻洪州袁州彭彥章吉州彭玕信州危仔

倡皆起兵叛隆演召嚴可求問誰可用者可求薦周本時本方攻蘇州敗歸慙不肯出可求彊起之本曰蘇州之敗非怯也乃上將權輕而下多專命爾若必見任願無用偏裨乃請兵七千戰于象牙潭敗之執全諷彥章而玕奔于楚仔倡奔于錢塘全諷至廣陵諸將議曰昔先王攻趙鎰全諷屢饒給吳軍乃釋不殺初全諷欲舉兵也錢鏐送王茂章于梁道過全諷謂曰聞公欲大舉願見公兵以知濟否全諷陣兵與茂章登城望之茂章曰我素事吳吳兵三等如公此眾可當其下將爾非得益兵十萬不可而全諷卒以

此敗八年徐溫領昇州刺史治舟師於金陵宣州李遇自行密時爲大將勳位已高憤溫用事嘗曰徐溫何人吾猶未識而驟至於此溫聞之怒遣柴再用以兵送王壇代遇且召之遇疑不受命再用圍之隆演使客將何蕘諭遇使自歸蕘因說曰公若欲反可殺蕘以示眾若本無心何不隨蕘以出遇自以無反心乃隨蕘出溫諷再用伺其出殺之并族其家九年溫率將吏進隆演位太師中書令吳王溫爲行軍司馬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章攻楚取岳州執其刺史苑玫十年越人攻常州徐溫敗之于無

錫梁遣王茂章攻壽春溫敗之于霍邱十二年封徐
溫齊國公兩浙都招討使始鎮潤州畱其子知訓爲
行軍副使秉政而大事溫遙決之冬濬楊林江水中
出火可以燃十三年宿衛將李球馬謙挾隆演登樓
取庫兵以誅知訓陣于門橋知訓與戰頻却朱瑾適
自外來以一騎前視其陣曰此不足爲也因返顧一
麾外兵爭進遂斬球謙而亂兵皆潰十四年徐溫徙
治金陵十五年遣王祺會洪袁信三州兵攻虔韶久
之不克祺病以劉信代之夏四月副都統朱瑾殺徐
知訓瑾自殺潤州徐知誥聞亂率兵入殺唐宣諭使

李儼以止亂遂秉政徐氏之專政也隆演幼懦不能
自持而知訓尤凌侮之嘗飲酒樓上命優人高貴卿
侍酒知訓爲參軍隆演鶉衣髻髻爲蒼鶻知訓嘗使
酒罵坐語侵隆演隆演愧恥涕泣而知訓愈辱之左
右扶隆演起去知訓殺吏一人乃止吳人皆仄目知
訓又與朱瑾有隙瑾已殺知訓攜其首馳府中示隆
演曰今日爲吳除患矣隆演曰此事非吾敢知遽起
入內瑾忿然以首擊柱提劔而出府門已闔踰垣折
其足遂自刎死米至誠聞瑾殺知訓被甲率其家兵
至天興門問瑾所在聞瑾死乃還徐溫疑至誠助瑾

遣使殺之嚴可求懼事不克使人僞從湖南境上來告軍捷召諸將入賀擒至誠斬之劉信克虔州執譚全播以歸十六年春二月溫率將吏請隆演卽天子位不許夏四月溫奉玉冊寶綬尊隆演卽吳王位建宗廟社稷設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天祐十六年爲武義元年大赦境內追尊行密孝武王廟號太祖渥景王廟號烈祖拜溫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封東海郡王以徐知誥爲左僕射參知政事嚴可求爲門下侍郎駱知祥爲中書侍郎殷文圭沈顏爲翰林學士盧擇爲吏部尙書李宗陳璋爲左右雄武統軍柴再

用錢標爲左右龍武統軍王令謀爲內樞密使江西劉信征南大將軍鄂州李簡鎮西大將軍撫州李德誠平南大將軍廬州張崇安西大將軍海州王綰鎮東大將軍文武以次進位封宗室皆郡公溫之徙鎮金陵也以其養子知誥守潤州嚴可求嘗謂溫曰二郎君非徐氏子而推賢下士人望頗歸若不去之恐爲後患溫不能用其言及知誥秉政其語泄知誥出可求於楚州可求懼詣金陵見溫謀曰唐亡於今十二年而吳猶不敢改天祐可謂不負唐矣然吳所以征伐四方而建基業者常以興復爲辭今間河上之

戰梁兵屢絀若李氏復興其能屈節乎宜於此時先
建國以自立溫深然之因畱可求不遣方謀迫隆演
僭號二年五月隆演卒隆演少年嗣位權在徐氏及
建國稱制非其意嘗怏怏酣飲稀復進食遂至疾卒
年三十四諡曰宣弟溥立溥僭號追尊爲高祖宣皇
帝陵曰肅陵

溥行密第四子也隆演建國封丹陽郡公隆演卒弟
廬江公濛次當立而徐氏秉政不欲長君乃立溥七
月改昇州大都督府爲金陵府拜徐溫金陵尹明年
二月改元順義赦境內冬十一月祀天子南郊御天

興樓大赦拜徐溫太師嚴可求右僕射三年唐莊宗
滅梁遣司農卿盧蘋使于唐嚴可求密條數事授之
以行蘋見洛陽莊宗問之蘋次第以對皆如所授四
年溥至白沙閱舟師徐溫來見以白沙爲迎鑾鎮五
年唐遣諫議大夫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
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子新有河南未
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
當來較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望牙旗鏗首百步謂
昭文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卮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
訖而箭已穿矣六年追爵大丞相徐溫四代祖考立

廟於金陵左僕射徐知誥爲侍中右僕射嚴可求同平章事是歲莊宗崩五月丁卯詔爲同光主輟朝七日七年大丞相徐溫率吳文武上表勸溥卽皇帝位溥未許而溫病十月溫卒十一月庚戌溥御文明殿卽皇帝位改元曰乾貞大赦境內追尊行密武皇帝渥景皇帝隆演宣皇帝以徐知誥爲太尉兼侍中拜溫子知詢輔國大將軍金陵尹治溫舊鎮諸子皆封王二年正月封東海爲廣德王江瀆廣源王淮瀆長源王馬當上水府寧江王采石中水府定江王金山下水府鎮江王六月荆南高季興來附封季興秦王

九月季興敗楚師於白田獲其將吏三十四人來獻三年十一月金陵尹徐知詢來朝知誥誣其有反狀畱之不遣以爲左統軍斬其客將周廷望以徐知諤爲金陵尹溥加尊號聖睿文明孝皇帝大赦境內改元大和以徐知誥爲中書令二年冊其子江都王璉爲太子三年以徐知誥爲金陵尹以其子景通爲司徒及左僕射王令謀右僕射宋齊邱皆平章事四年封知誥東海王五年建都於金陵六年閏正月金陵火罷建都廢臨川王濛爲歷陽公知誥遣親信王宏以兵守之拜王令謀司徒宋齊邱司空知誥召景通

還金陵爲鎮海軍節度副使以其子景遷爲太保平章事與令謀等執政七年九月溥加尊號曰睿聖文明光孝應天宏道廣德皇帝大赦改元天祚知誥進位大師天下兵馬大元帥封齊王二年景遷病以次子景遂爲門下侍郎參政事三年知誥建齊國立宗廟社稷置左右丞相已下以金陵爲西都廣陵爲東都冬十月溥遣江夏王璘奉冊禪位於齊王十二月溥卒於丹陽年三十八諡曰睿昇元六年李昇遷其子孫於海陵號永寧宮嚴兵守之絕不通人久而男女自爲匹偶吳人多哀憐之顯德三年世宗征淮南

下詔撫安楊氏子孫而李景聞之遣人盡殺其族周先鋒都部署劉重進得其玉硯馬腦椀翡翠瓶以獻

楊氏遂絕

新五代史吳世家

王景仁廬州合肥人也初名茂章少從楊行密起淮南景仁爲將驍勇剛悍質略無威儀臨敵務以身先士卒行密肚之梁太祖遣子友寧攻王師範于青州師範乞兵於行密行密遣景仁以步騎七千救師範師範以兵背城爲兩柵友寧夜擊其一柵柵中告急趣景仁出戰景仁按兵不動友寧已破一柵連戰不已遲明景仁度友寧兵已困乃出戰大敗之遂斬友

寧以其首報行密是時梁太祖方攻鄆州間子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仁閉壘示怯伺梁兵愈毀柵而出驅馳疾戰戰酣退坐召諸將飲酒已而復戰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問飲酒者爲誰曰王茂章也太祖歎曰使吾得此人爲將天下不足平也梁兵又敗景仁兵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眾一旅設覆於山下以待之畱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疾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遏之景仁曰吾亦戰于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故不能及而景仁得全軍

以歸景仁事行密爲潤州團練使行密死子渥自宣州入立以景仁代守宣州渥已立反求宣州故時物景仁惜不與渥怒以兵攻之景仁奔於錢鏐鏐表景仁領宣州節度使梁太祖素識景仁乃遣人召之景仁間道歸梁仍以爲寧國軍節度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久之未有以用使參宰相班奉朝請而已開平四年以景仁爲北面招討使將韓勅李思安等兵伐趙行至魏州司天監言太陰虧不利行師太祖亟召景仁等還已而復遣之景仁已去太祖思術者言馳使者止景仁于魏以待景仁已過邢洛使者及之

景仁不奉詔進營於柏鄉乾化元年正月庚寅日有食之崇政使敬翔白太祖曰兵可憂矣太祖爲之盱食是日景仁及晉人戰大敗於柏鄉景仁歸訴於太祖太祖曰吾亦知之蓋韓勅李思安輕汝爲客而不從節度爾乃罷景仁就第後數月悉復其官爵末帝立以景仁爲淮南招討使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景仁歸京師病疽卒贈太尉

新五代史

田頽字德臣廬州合肥人略通書傳沈果有大志與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二十一

楊行密同里約爲兄弟應州募屯邊遷主將行密據廬州頽謀爲多攻趙鎰於宣州鎰出東溪乘暴流以逸阻水解甲謂追騎不能及頽乘輕舸追之鎰驚遂見擒行密表頽爲馬步軍都虞候沙陀叛將安仁義奔淮南行密大喜屬以騎兵使在頽右兩人名冠軍中共攻常州殺刺史杜稜錢鏐方屯潤州一夕潰會孫儒南略頽等屯丹陽儒火揚州壁廣德頽破其屯與戰頽走行密怒將其兵或諫行密曰疆敵傅壘不用頽非計也行密復將頽儒詒書仁義通好以疑行密行密待益厚署行軍副使卒用此二人功擒儒乃

表仁義爲潤州刺史顏寧國軍節度使累遷檢校太
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義至檢校太保顏已平馮
弘鐸至揚州謝行密左右求貲不已獄吏亦有請顏
怒曰吏覬吾入獄邪又求池歛爲屬州行密不許顏
始怨將還指府門曰吾不復入此是時錢鏐部將徐
縮叛鏐入抗州逐縮縮屯靈隱山迎顏顏遣客何曉
見鏐曰王宐東保會稽無爲虐屠士眾也鏐曰軍中
小叛常然公爲人長何助逆耶顏攻北門鏐登城與
語射中麾下顏築壘絕往來道鏐患之出金幣十釐
募能奪地者陳璋以死士三百免胄馳擊奪其地鏐

授璋衢州刺史顏攻城未能克將濟江絕西陵爲鏐
將所却圍益急先是行密欲女鏐子鏐急乃遣元璋
迎女且告行密曰顏得志爲患必大請以子爲質願
召還顏行密使人謂顏曰不還我遣人代守宣州顏
不從鏐輸錢二百萬緡犒軍顏又請鏐子元瓘出質
乃與縮引兵還然內怨行密與鏐因遺書曰侯王守
方以奉天子譬百川不朝于海雖狂奔澶漫終爲涸
土不若順流無窮也東南揚爲大刀布金玉積如阜
願公上天子常賦顏請悉儲峙單車以從行密答曰
貢賦繇汴而達適足資敵爾於是顏絕行密大募兵

李神福白行密，願必叛，宜先圖之。行密曰：願有大功而反，狀未明，殺之。諸將不爲用，願遣其佐杜荀鶴至汴，通好。全忠喜，屯宿州，須變行密。以康儒在願所，故授廬州刺史。以間之，願怒，族其家。儒曰：公不用吾謀，死無地矣。願與安仁義、連和攻昇州，劫刺史李神福妻，息厚養之。神福方與劉存攻鄂州，行密召之。神福謂諸將曰：願反，此心腹疾，宜速攻之。願遣李皋詣書。神福曰：公家在此，苟從我，當分地。以王答曰：吾以一卒從吳王，任上將，終不以妻子易意。乃斬皋，破願兵於曷山。始，願將王壇等以舟師躡神福，後至吉陽磯。

不戰會日暮，壇掩神福軍。半濟，神福反舟，順流急擊，大破之。因縱火，士多死。明日，壇復戰，敗於皖口。願乃自將來戰。神福曰：賊棄城而來，此天亡也。乃頻水，堅壁不出。請行密以兵塞，願走。道仁義焚東塘，戰艦夜攻常州，不克。轉戰至夾岡，立二幟，解甲而息。追兵莫敢嚮。願陳舟蕪湖，行密遣將王茂章攻潤州。仁義以善射，冠軍中。當時稱朱瑾、槩、米志誠、弩皆爲第一。仁義常曰：志誠、弩十不當瑾、槩之一。瑾、槩十不當吾弓之一。人以爲然。又其治軍嚴善，得士心。戰卒數百，濠梁不毀。開門鬪，先告所當。中然後射之。茂章等不敢。

與角行密遣使謂曰吾不忘公功能自歸當復爲行軍副使但不可處兵仁義欲降其子固諫乃止行密召其將臺濛泣語曰人嘗告額必反我不忍負人額果負我吾思爲將者非公莫可濛頓首謝率騎度江爲陣以行士笑其怯濛曰額宿將多謀備之何害與王壇等戰廣德濛以行密書遺壇諸將皆再拜氣奪濛麾兵擊之壇走神福旣以不戰困額額給言母病還至蕪湖聞壇敗畱精兵二萬屬郭行琮身走城濛之行爲狹營小舍覘者以爲才容二千人額輕之不復召兵與戰黃池矢石始交而濛遁兵爭逐北遇伏

額大敗召蕪湖兵不得入行琮及壇皆歸行密額恚自料死士數百號爪牙都身薄戰濛退軍示弱士超隍濛殊死戰軍潰額奔城橋陷爲亂兵所殺年四十六其下猶鬪示額首乃潰傳首至淮南行密泣下葬以庶人禮額善爲治資寬厚通利商賈民愛之善遇士若楊夔康駟夏侯淑殷元圭王希羽等皆爲上客

戴友規廬州人也居太祖幕中爲賓客太祖鎮宣州時與孫儒戰失利欲退走召諸將畫策友規曰儒來氣銳而兵多蓋其鋒不可當而可以挫其眾不可以

敵而可久以敝之若避而走是就禽也淮南士民從公渡江及自儒軍來降者甚眾公宜遣將先護送歸淮南使復生業儒軍聞淮南安堵皆有思歸之心人心既搖安得不敗太祖從其計大破儒兵

十國春秋

陶雅合肥人生故與太祖同邑太祖用爲將討定舒州盜吳迴李本等命雅攝舒州刺史未幾爲許勅所襲奔還廬州已而擊趙乾之于九華破之授池州置制使改團練使雅治池州有惠政寬厚得民景福初田頔攻歙州久不下歙人相與持城下曰得陶雅爲刺史請聽命太祖卽命雅爲歙州刺史歙人納之雅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二十五

盡禮見故刺史裴樞送之還朝久之加檢校司空潯陽公高祖時遷觀察使會李遇與徐溫不相能誅死雅懼與劉威偕詣廣陵布腹心溫慰藉良厚俾還歙州累加都團練使雅治歙凡二十年卒子敬昭將兵襲饒信有功官至

雅鎮靜寡言善用兵天

祐中充西南招討使援陳詢于睦州一夕軍中夜驚士卒多逾壘亡去裨將韓球奔告之雅安卧不動須臾自定亡者皆還無何大敗浙兵鹵王球錢鎰歸世咸服其有應變之略

十國春秋

劉威慎縣人仕太祖爲牙將武進之役與安仁義等

破劉建鋒有顯功已而孫儒屢勝太祖太祖欲退守銅官威言賊倍道遠來背城堅柵可以不戰疲之太祖以爲然久之儒兵饑且大疫儒遂爲我所禽將死仰顧見威日聞公爲此策以敗我使我有將如公者共可敗邪未幾授廬州刺史已又遷觀察使是時四郊多壘井邑蕭然威內撫百姓外禦寇兵廬州以寧會太祖寢疾判官周隱以威從起細微必不相負不若使權領軍府董其事太祖卒用徐溫言威坐是不得召俄擢鎮南軍節度使撫州危全諷帥兵十萬來攻洪州時守兵裁千人將吏聞之多失色威密遣使

告急于廣陵而日召僚佐奏樂宴飲神氣閒暇旁若無人全諷懷疑不敢進及周本將兵救高安全諷被執而洪州獲全實威之力也天祐九年徐溫旣族李遇常內忌威欲興師致討威用幕客黃納言與陶雅輕舟詣廣陵以明無二心溫相待如事太祖禮優加官爵隨遣還鎮居數年卒威自廬州移鎮江西時旣去任而廬州大火往往有持火夜行者或射之殪皆槩版腐木及敗帚類也數月除張崇爲刺史火災乃止子崇景官袁州刺史叛附於楚爲柴再用所破棄

臺濠字頂雲合肥人或言前趙特進臺彥皋之後也
初從太祖起廬州下廣陵驍勇善戰積功至泗州防
禦使龍紀初董昌作亂唐命鎮海節度使錢鏐討之
昌求救于太祖太祖遣濠攻蘇州以牽其師久之遷
漣水制置使會田頵變作太祖檄李神福自鄂州東
下別遣濠將兵應之頵聞濠至自將步騎逆戰畱其
將郭行悰以精兵二萬及王壇汪建水軍屯蕪湖以
拒神福已而覘者言濠兵營寨褊小裁可容二千人
頵易之不復徵外兵濠入頵境番陳而進營壘俱按
規度軍中或笑其怯濠曰頵宿將未易忽也不可不

備居無何與頵遇于廣德濠以頵麾下皆太祖故時
部曲可以計取陽出太祖書徧賜頵將頵將果下馬
拜受濠乘其挫伏縱兵擊之頵兵遂敗走已又戰于
黃池濠先爲三覆以待兵交濠僞走頵以爲實怯追
之伏發大敗倉卒還宣州城守濠隨引兵圍之頵趣
召蕪湖兵還不得入居數日頵不勝其忿率敢死士
數百出戰濠復陽退示弱頵兵踰濠而鬪濠亟擊之
頵奔回橋陷馬躡濠乃就斬頵首頵眾大潰遂克宣
州是役也濠以弱爲彊以退爲進深得兵家虛實之
祕言兵者多取以爲法以功表授檢校太保宣州觀

察使天祐元年八月卒于官先是濛在泗州日太祖浮淮過濛濛盛飾供帳太祖頗不悅旣行濛于卧内得補綻衣馳使歸太祖笑曰吾少貧賤不敢忘本耳濛甚慚由是服食爲之少損

十國春秋

王縮合肥人

資治通鑑云廬江人

仕太祖爲漣水防遏使遷海

州副使天復中青州王師範以沂密内叛乞師太祖太祖遣臺濛及縮將兵援之巴拔密州將進攻沂州城謀者偵城中盡偃旗息鼓縮謂此不可擊也諸將堅欲攻之縮不能止乃設伏林間以待頃之攻沂者果不克敵兵乘勢追之縮伏發得以濟師其用兵多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二十八

此類武義元年加鎮東大將軍已遷百勝軍節度使

卒 十國春秋

王輿

或作璵

鎮東大將軍縮之弟也初爲小校從周本

攻危全諷臨戰本視賊水柵部分諸將指鬻山頭一小營謂輿曰爾往爲我取彼輿唯唯不卽往本曰爾憚往邪輿曰公必不以輿爲不武請得此柵攻之舍而趣彼何爲本大喜曰爾亦知此爲必爭之地邪乃命之輿乘輕舟襲破其前鋒遂排柵入諸軍繼進賊大潰積功遷至諸軍都虞候睿帝時甚見倚任久乃出爲光州刺史先兄縮子傳拯爲海州都指揮使叛

附唐聞輿在光州遣使通問輿執其使以聞因求罷
郡進控鶴都虞候已爲左宣威統軍歷鎮海節度畱
後金吾衛大將軍南唐禪代輿從睿帝至潤州移鎮
鄂州雅與監軍甄廷堅不相得會廷堅被誣告有二
志南唐先主遣使械廷堅屬吏未至輿刺知之密告
廷堅因爲謀曰今獨可卽日歸闕待罪毋與中使遇
廷堅恐懼不暇爲它謀遂從其計獲免由是人推其
長者中主時加同平章事保大二年卒年七十四輿
少從軍攻潤州爲巨弩所射中右耳矢自左耳出復
中劓一人猶立死輿扶歸營臥百餘日故無恙至老

不曠又攻潁州夜夢道士告之曰但有流星下墜能
避當富貴及倚營門驅士卒登城城上機石發中營
門及鎧之半皆糜碎而輿不傷輿曰所夢流星是也

世莫不奇之輿亦頗以此自負

十國春秋

王稔廬州人也中和三年太祖爲廬州刺史聞州人
王勛賢召欲用之固辭問其子弟曰子潛好學慎密
可任以事弟子稔有氣節可爲將太祖因召潛置門
下而以稔爲騎將後積功累官滁州刺史順義三年
有言鍾泰章在壽州侵市官馬者睿帝命稔巡霍邱
代泰章爲壽州團練使俄遷節度使未幾自壽州罷

歸揚都爲統軍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成爲其應也

十國春秋

張崇慎縣人也官至廬州觀察使天祐十三年光州將王言作亂崇不俟命引兵討定高祖獎賚有加久之擢德勝軍節度使武義改元加安西大將軍崇居官好爲不法士庶苦之常人覲廣陵廬人意其改任皆相幸曰渠伊不復來矣崇歸聞之計口徵渠伊錢明年再入覲人多鉗口不敢言惟捋髭相慶歸又徵捋髭錢其貪縱多此類會廬江民訟縣令受賕侍御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二十

史知雜事楊廷式欲并崇按之徐知誥謝之而止未幾領武寧軍節度使已又仍鎮廬州太和三年賜爵清河王崇在廬州厚以貨結權要由是常得遷鎮爲

民患者二十餘年

十國春秋

駱知祥合肥人也雅能治金穀遇事輒辦初事田頔爲宣州長史太祖旣殺頔以知祥爲淮南支計官勵精爲理事無畱滯天祐中徐溫秉國知祥與嚴可求左右協力可求任軍旅知祥司財賦一時稱之日嚴駱已而初置選舉命知祥董其事任用得人世多服共精覈久之授鹽鐵判官武義元年高祖卽吳國王

位遷中書侍郎知祥與徐知誥甚密知誥常欲出可
求于楚州知祥實與其謀後數年以病卒

十國春秋

王潛廬州人初居太祖幕府及事高祖歷官左司郎
中典選事時喪亂之後官失其守甲簿湮落潛雍容
款接坐客常滿隨才而使人人人自以爲得徐知誥爲
相掄選有序潛之力也

十國春秋

鍾泰章

吳錄作
鍾章

合肥人爲人勇敢有膽略烈祖時官

左監門衛將軍高祖初襲位徐溫與張顥爭權欲刺
顥而難於其人嚴可求語溫曰非鍾左衛不可溫乃
使親將密諭泰章泰章私心喜選壯士三十輩椎牛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二十一

享之夜刺血相飲爲誓溫猶疑其怯半夜止之曰僕
母老懼事不成徐圖之如何泰章勃然曰言已出口
豈可已之明日遂誅顥溫由是暴顯弑君之罪未幾
論誅叛功泰章賞獨薄每酒酣恃功頡頏與諸將爭
或言泰章觖望徐知誥疑共難制溫曰是吾過也昔
者吾赤族之禍間不容髮使無泰章豈有今日富貴
邪柰何以薄物細故疑之稍擢爲滁州刺史已而隨
周本圍蘇州本敗于黃天蕩泰章將精兵三百爲殿
多樹旗幟菰蔣中追兵不敢逼而還久之遷壽州團
練使順義中人有告其侵市官馬者知誥以王命遣

王稔代之改泰章饒州刺史溫召至金陵使陳彥謙
三詰之皆不對或謂泰章何不自辨泰章曰吾在揚
州十萬軍中號稱壯士壽州去淮數里步騎不下五
千苟有它志豈王稔單騎所能代乎我義不負國雖
黜爲縣令亦行況刺史乎何爲自辨以彰朝廷之失
時知誥欲以法繩諸將請收泰章治罪溫不可乃命
以泰章次女配知誥長子是爲南唐光穆皇后

十國春秋

李友

吳越備史作宥

合肥人太祖起淮南友隸戲下有膽勇

善撫士卒大順元年將兵二萬屯青城略地常州已

合肥縣志卷二十一

傳

三十二

進拔蘇州走浙將沈粲爭先排陳勇冠一軍遷尙書

蘇州刺史無何孫儒陷蘇州友見殺贈太保

十國春秋

秋